



傅斯年说

诗经

傅斯年 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傅斯年说
诗经

傅斯年著

万卷出版公司

© 傅斯年 2017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傅斯年说诗经 / 傅斯年著. — 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17. 8

ISBN 978-7-5470-4604-3

I. ①傅… II. ①傅… III. ①《诗经》—诗歌研究
IV. ①I207. 2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76125号

出 品 人: 刘一秀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: 110003)

印 刷 者: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46mm×210mm

字 数: 130千字

印 张: 6

出版时间: 2017年8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张雪娇

责任校对: 王 新

版式设计: 万晓春

ISBN 978-7-5470-4604-3

定 价: 32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090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常年法律顾问: 李 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090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。 联系电话: 010-80270005



目 录

叙 语 / 1

泛论诗经学 / 5

一、西汉《诗》学 / 13

二、《毛诗》 / 14

三、宋代《诗》学 / 16

四、明季以来的《诗》学 / 19

五、我们怎样研究《诗经》 / 21

《周颂》 / 25

周颂说(附论鲁、南两地与《诗》、《书》之来源) / 27

《大雅》 / 61

一、雅之训恐已不能得其确义 / 63

二、《大雅》的时代 / 64

三、《大雅》之终始 / 67

四、《大雅》之类别 / 68

《小雅》 / 71

- 一、《小雅》、《大雅》何以异 / 73
- 二、《小雅》之词类 / 76
- 三、“雅者政也” / 79
- 四、《雅》之文体 / 79

《鲁颂》、《商颂》述 / 81

- 一、《商颂》是宋诗 / 84
- 二、《商颂》所称下及宋襄公 / 86
- 三、《商颂》非考父作 / 91

《国风》 / 95

- 一、“国风”一词起来甚后 / 97
- 二、四方之音 / 98
- 三、“诸夏”和《国风》 / 102
- 四、起兴 / 105

《国风》分叙 / 107

- 一、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 / 109
- 二、《邶》、《鄘》、《卫》 / 112
- 三、《王》 / 117
- 四、《郑》 / 118

五、《齐》	/	121
六、《魏》	/	123
七、《唐》	/	123
八、《秦》	/	124
九、《陈》	/	127
十、《桧》	/	128
十一、《曹》	/	128
十二、《幽》	/	130

《诗》时代 / 131

周诗系统	/	134
非周诗	/	136

《诗》地理图 / 137

《诗》之影响 / 139

论所谓“讽” / 143

《诗三百》之文辞 / 155

叙
语



叙 语

下列关涉《诗经》之讲义十二篇，大体写就于民国十七年十二月，共《周颂》一篇，十一月所写，论文辞之一节，次年一月所补也。日中无暇，每晚十一时动笔写之，一日之劳，已感倦怠，日之夕矣，乃须抽思，故文辞不遑修饰，思想偶涉枝节。讲义之用本以代言，事既同于谈话，理无取乎断饰，则文言白话参差不齐之语，疏说校订交错无分之章，聊借此意自解而已。其中颇有新义，深愧语焉不详，此实初稿，将随时删定；一年之后，此时面目最好无一存也。此为论经之上卷，所敷陈诸题多为叙录《诗经》而设，中卷将专论语言文字中事，下卷则谈《诗经》旁涉所及之问题，均非今年所能写就。若所写就者，幸同学匡其失正其误也。

“诗三百篇”自是一代文辞之盛，抑之者以为不过椎轮，扬之者以为超越李、杜，皆非其实。文学无所谓进步，成一种有机体之发展则有之。故一诗之美，可以超脱时间，并非后来居上；而一体之成，由少而壮，既壮则老，文学亦不免此形役也。《诗经》之辞，有可以奕年永世者，《诗经》之体，乃不若五言七言之盛，则亦时代为之耳。欣赏之盛，尽随主

观，鸠摩罗什有言，嚼饭与人，乃令呕哕。故讲习《诗经》最宜致力者，为文字语言之事，兹编未之及，留待中卷，以此事繁博非短时整理所能得其条贯。若论文辞一节，应人之请强为主观之事作解说，恐去讲章无几，删之亦可也。

《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稿》拟目中三节涉及《诗经》者（第二篇四、五、八），即以此卷代之。此卷所论为叙录《诗经》，文学史中所应述说，理非二事，故不别作。

十八年一月二十日写记

泛论诗经学



泛论诗经学

《诗经》是古代传流下来的一个绝好宝贝，他的文学的价值有些顶超越的质素。自晋人以来纯粹欣赏他的文辞的颇多，但由古到今，关于他的议论非常复杂，我们在自己动手研究他以前，且看二千多年中议论他的大体上有多少类，那些意见可以供我们自己研究时参考？

春秋时人对于诗的观念：《诗三百》中最后的诗所论事有到宋襄公者，在《商颂》；有到陈灵公者，在《陈风》；若“胡为乎株林从夏南”为后人之歌，则这篇诗尤后，几乎过了春秋中期，到后期啦。最早的诗不容易分别出，《周颂》中无韵者大约甚早，但《周颂》断不是全部早，里边有“自彼成康奄有四方”的话。传说则《时迈》、《武》、《桓》、《赉》诸篇都是武王克商后周文公作，（《国语》、《左传》）但这样传说，和奚斯作《鲁颂》，正考父作《商颂》，都靠不住；不过《雅》、《颂》中总有不少西周的东西，其中也许有几篇很早的罢了。风一种体裁是很难断定时代的，因为民间歌词可以流传很久，经好多变化，才著竹帛：譬如现在人所写下的歌谣，许多是很长久的物事，只是写下的事在后罢了。《豳风·七月》是一

篇封建制度下农民的岁歌，这样传来传去的东西都是最难断定他的源流的。《风》中一切情诗，有些或可考时代者，无非在语言和称谓的分别之中，但语言之记录或经后人改写（如“吾车既工”之吾改为我，石鼓文可证，吾、我两字大有别），称谓之差别又没有别的同时书可以参映，而亚当夏娃以来的故事和情感，又不是分甚么周汉唐宋的，所以这些东西的时代岂不太难断定吗？不过《国风》中除《豳》、《南》以外所举人名都是春秋时人，大约总是春秋时诗最多，若列国之分，乃反用些殷代周初的名称，如邶、鄘、卫、唐等名，则辞虽甚后，而各国风之自为其风必有甚早的历史了。约而言之，《诗三百》之时代一部分在西周之下半，一部分在春秋之初期中期，这话至少目前可以如此假定。那么，如果春秋时遗文尚多可见者，则这些事不难考定，可惜记春秋时书只有《国语》一部宝贝，而这个宝贝不幸又到汉末为人割裂成两部书，添了许多有意作伪的东西，以致我们现在不得随便使用。但我们现在若求知《诗》在春秋时的作用，还不能不靠这部书，只是在用他的材料时要留心罢了。我想，有这样一个标准可以供我们引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中论《诗》材料之用：凡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和毛义相合者，置之，怕得是他们中间有狼狈作用，是西汉末治古文学者所加所改的；凡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和毛义不合者便是很有价值的材料，因为这显然不是治古文学者所加，而是幸免于被人改削的旧材料。我们读古书之难，难在真假混着，真书中有假材料，例如《史记》；假书中有真材料，例如《周礼》；真书中有假面目，例如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；假书中有真面目，例如东晋伪《古文尚书》。正若世事之难，

难在好人坏人非常难分，“泾以渭浊”，论世读书从此麻烦。言归正传，拿着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的材料求《诗》在春秋时之用，现在未作此工夫不能预断有几多结果，但凭一时记忆所及，《左传》中引《诗》之用已和《论语》中《诗》之用不两样了。一、《诗》是列国士大夫所习，以成辞令之有文；二、《诗》是所谓“君子”所修养，以为知人论世议政述风之资。

说到《诗》和孔丘的关系，第一便要问：“孔丘究竟删诗不？”说删《诗》最明白者是《史记》：“古者《诗》三千余篇，及至孔子，去其重，取可施于礼义，上采契后稷，中述殷周之盛，至幽厉之缺，始于衽席，三百五篇，孔子皆弦歌之，以求合《韶》、《武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之音，礼乐自此可得而述。”这话和《论语》本身显然不合。“诗三百”一辞，《论语》中数见，则此词在当时已经是现成名词了。如果删诗三千以为三百是孔子的事，孔子不便把这个名词用得这么现成。且看《论语》所引《诗》和今所见只有小异，不会当时有三千之多，遑有删诗之说，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书中俱不见，若孔子删《诗》的话，郑、卫、桑间如何还能在其中？所以太史公此言，当是汉儒造作之论。现在把《论语》中论《诗》引《诗》的话抄在下面。

《学而》

1 子贡曰：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”子曰：
“可也，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”

子贡曰：“《诗》云‘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’，其斯之谓与？”子曰：“赐也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，告诸往而知来者。”

《为政》

2 子曰：“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，思无邪。”

3 三家者，以雍彻，子曰：“‘相维辟公，天子穆穆’，奚取于三家之堂？”

4 子夏问曰：“‘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绚兮’，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绘事后素。”

曰：“礼后乎？”子曰：“起予者商也，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。”

5 子曰：“《关雎》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”

6 子谓《韶》尽美矣，又尽善也；谓《武》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。

《泰伯》

7 曾子有疾，召门弟子曰：“启予足，启予手。《诗》云‘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’，而今而后，吾知免夫，小子！”

8 子曰：“兴于《诗》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”

9 子曰：“师挚之始，《关雎》之乱，洋洋乎盈耳哉！”

《子罕》

10 子曰：“吾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，《雅》、《颂》

各得其所”。

11 “唐棣之华，偏其反而。岂不尔思？室是远而！”
子曰：“未之思也，夫何远之有？”

《先进》

12 南容三复白圭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。

《子路》

13 子曰：“诵《诗三百》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；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：虽多，亦奚以为！”

《卫灵公》

14 颜渊问为邦。子曰：“行夏之时，乘殷之辂，服周之冕，乐则韶舞。放郑声，远佞人；郑声淫，佞人殆。”

《季氏》

15 齐景公有马千驷，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。伯夷、叔齐饿于首阳之下，民到于今称之。“诚不以富，亦祇以异”，其斯之谓与？（此处朱注所校定之错简）

16 陈亢问于伯鱼曰：“子亦有异闻乎？”对曰：“未也。尝独立，鲤趋而过庭，曰：‘学《诗》乎？’对曰：‘未